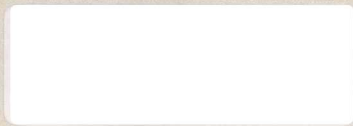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丁石孙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访问整理

CBS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The Oral History of Science in 20th Century China Series

科学口述史丛书《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丁石孙

CES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 丁石孙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访问整理.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 7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ISBN 978-7-5539-0708-6

I. ①有… II. ①丁… ②袁… ③郭… III. ①丁石孙
-访问记 IV. ①K8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5272 号

书 名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
作 者	丁石孙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访问整理
责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周 晔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i.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 张	20.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9-0708-6
定 价	55.00 元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主编的话

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过宗教改革、世界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和近代文明。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其影响至 20 世纪最为显著。

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第一代科学家群体的登台，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发生在 20 世纪。自 1895 年严复喊出“西学格致救亡”，至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科教兴国”的国策，百年中国，这“科学”是与“国运”紧密关联着的。百年中国的科学，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关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专业背景方面的条件，治通史的学者较少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专习 20 世纪科学史者起步较晚，尚未形成气候。无论精治通史的大家学者，或是研习专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难题——史料的缺乏。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根据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

作为“笔述系列”纳入到本丛书中来。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事业，除科学研究之外，还包括科学教育、科学组织、科学管理、科学出版、科学普及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专题皆可列入选题。

本丛书根据迄今践行的实际情况，在大致统一编辑规范的基础上，将书稿划分为5种体例：

1. 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
2. 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
3. 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
4. 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
5. 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文本重新编译出版。

形式服务于内容，还可视实际需要而增加其他体例。

受访者与访问整理者，同为口述史成品的作者。忆述内容应以亲历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强调以人带史，以事系史，忆述那些自己亲历亲闻的重要人物、机构和事件，努力挖掘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的鲜活细节。

书中开辟“背景资料”栏，列入相关文献，尤其注重未经披露的史料，同时还要求受访者提供有历史价值的图片。这些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忆述正文的内容，也是为了使全书尽可能地发挥“富集”史料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每个人都会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的局限，尤其是人生老来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这些会影响到对史实忆述的客观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口述史的重要价值。书籍、报刊、档案、日记、信函、照片，任何一类史料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受访者和访问者，即便是能



百分之百做到“实事求是”，也不能保证因此而成就一部完整的信史。按名家唐德刚先生在《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的说法，口述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史学研究自有其学术规范，不仅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而且面对每种史料都要经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本丛书捧给大家看的，都是可供研究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史料，囿限于斯，珍贵亦于斯。

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历史争议，如果不能在访谈过程中得以澄清或解决，可由访问者视需要而酌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若对某些重要史实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并可酌情做必要的说明或考证。因此，读者不必视为定论，可以质疑、辨伪和提出新的史料证据。

本丛书将认真遵循求真原则和史学规范，以挖掘和抢救史料为急务，搜求各种亲历回忆类史料，推动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欢迎各界朋友供稿或提供组稿线索，诚望识者的批评指教。谨以此序告白于 20 世纪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

樊洪业

2011 年元月于中关村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丁石孙序

袁向东、郭金海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年纪比较大，经历的事比较多，对我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值得写一写。于是，两年多来，他们对我做了系统的访谈，结果就形成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访谈中只能凭记忆。因为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有些可能记得不准确，所谓“如实”，只是一种理想。但我在口述过程中，力图避免个人好恶，尽量做到客观。我想这本访谈录对我而言是对往事的回忆，也可以使有兴趣的人对我的一生有个大致的了解。

丁石孙

2012年6月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引言

丁石孙（1927—）是位数学家，从助教、讲师、教授一路走来，做过中国数学会的副理事长；他又是教育家，当过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和北大校长；有人认为他是政治家，因为他后来多年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儿，还是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那已经算是国家领导人了。

上面罗列的头衔，让人联想丁石孙可能是个福星高照的人：自20世纪初现代数学传入神州大地，中国的数学家中哪个有如此令人瞩目的经历。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到底是一条顺风顺水的直路，还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翻看一下他的简历，就知道光鲜名头的背后有条荆棘路，意志薄弱者可能早就丧失了前行的勇气。

丁石孙1927年生于上海，祖籍镇江。因祖父在上海南京路开店，经营有方，家道殷实。

上初一，因不满教国文的老先生“既迷信又腐朽”，毅然另择他校就读。

十二岁时母亲和祖父相继去世，家道开始中落。整个中学期间，数学成绩平平，高一学平面几何仍觉得难，为应付不会做的题便抄别人的作业。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学日语，他拒绝学，考试全靠作弊。

在上海读大学期间，组织过T-Party，学过佛学，研读过罗素的哲学，自称数学没有学好。1947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国民

党抓捕并被大学开除。之后一度活跃于以大同大学（该校拉丁文名为 Utopia）校名命名的“乌托邦读书会”，成为以后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把柄。

1948年考入清华数学系成为转学生，开始走上数学之路。为专心读书，建国初拒绝由民青成员自动转为青年团员。1952年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未经入团阶段的锻炼，党支部书记建议他先入民盟；3年后以民盟成员身份在北大入学。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到北大数力系任教，积极参加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实践，在全校报告讲授习题课的经验；他的数学论文在中国数学会组织的1956年论文宣读大会上受到好评。

1957年后屡遭批判，成为名副其实的“运动员”，运动过后他又照样认真工作。1957年反右时期，因开导划为右派的清华老同学，被认为同情右派，事后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8年下放京西门头沟劳动锻炼，并直言不讳批评教育革命中的极“左”行为。1959年“反右倾”时因“反对教育革命”而被剥夺领导北大数力系自动化小组搞程序自动化的工作。1960年，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1961年，恢复在数力系讲大课。1962年，被甄别平反，恢复党籍，任60级学生的年级主任。1964年完成《高等代数讲义》，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前完成撰写《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的任务。“文革”中被批斗、抄家、关进“黑帮大院”（即所谓的“牛棚”）。1968年全家下放江西干校劳动。1973年被派赴新疆招收工农兵学员，“批林批孔”运动中因“污蔑大好形势”遭批判。1974年下厂办学。1975年任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组长。

“文革”后是丁石孙施展才能的时期：纠正数学系长期存在的“左”的做法，为被错误批判和被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恢



复和建立良好的教学、科研秩序。任北大校长期间，将竞争机制引入食堂管理，改善了学生伙食；提出从严治校、发扬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干部不越权管事等办校原则；但大的形势使然，“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校长任上，丁石孙面临北大学生的4次学潮：1984年的熄灯事件；1985年9月18日冲南校门事件；1987年元旦进城游行事件；1989年“六四”风波。建国前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他，对学潮自有一套看法，读者可在本访谈中细细品味。

丁石孙当校长的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季羨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这是一家之说。

1993年，丁石孙的人事关系转入民盟，正式开始政治家的生涯；1996年当选民盟主席；1998年和2003年两次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其间一直关注民间办学问题。

我们曾问及他出任北大校长时有何打算，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本访谈录基本按时间顺序编排，通过丁石孙先生的回忆，读者能较完整地了解到建国初期大学毕业的一批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正文后的附录中，我们选登了他的一些短文和讲话，可能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丁石孙的为人、友情，以及他对数学、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看法。其中最有趣的是他65岁生日当天写的遗嘱——如今他已85岁，看来老天也愿世上多留些光明磊落的人。

袁向东 郭金海

2012年6月于北京

有话可说

——丁石孙访谈录

There's Something to Say: An Interview with Ding Shisun

CONTENTS

目录

	丁石孙序	001
	引言	002
第1章	家世与早年教育	002
	祖父与长孙	002
	“进洋学堂会学坏”	004
	国难与家难	006
	从南洋中学到乐群中学	009
第2章	在大同大学	014
	从电机系转入数学系	014
	组织 T-Party 与接触佛学	017
	关心政治之始	019
	乌托邦读书会	022
	被捕与失学	029
第3章	转入清华大学	040
	报到与入学	040

	补课与教师印象	044
	选学文科课程	050
	清华园解放前后	052
	从留校到要求入党	056
	招收“工农兵学员”	064
第4章	在北大的前期经历	068
	院系调整，进入北大	068
	学习苏联：教研室、教学与习题课	073
	1953级和1954级学生	078
	顺利的前五年	082
	从“肃反”到“反右”	089
	下放劳动锻炼	098
	从教育革命到“四清”	103
第5章	“文革”浩劫	118
	“丁石孙是牛鬼蛇神”	118
	从“文明抄家”到连襟自杀	123
	黑帮大院	126
	下放干校	132
	应用数学组，密码短训班	141
	从赴新疆招生到“批林批孔”	145
	化学分析仪器厂	148
	“文革”结束前夕	149

第6章	出任系领导，赴美进修	154
	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	154
	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	157
	破格提职，升任系主任	164
	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69
	赴美进修	174
第7章	北大校长五年	192
	“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192
	从学校食堂开始的改革	197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204
	难忘的外事活动	207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218
	在政协会上“闯祸”	225
	“六四”风波前后	229
第8章	重返数学界，步入政坛	240
	不当校长后的学术及社会活动	240
	步入政坛前的“预备”与踌躇	248
	从调入民盟中央到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252
	附 关于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	264
	附录	267
	丁石孙年表	268
	丁石孙主要著述目录	272
	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	274

勾起的回忆	274
哭曾肯成	277
怀念程民德先生	280
怀念曹锡华同志	283
在吴光磊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285
数学思想的发展	287
要知科技人员的心	289
高教工作面临新挑战——我们今天怎样做教师	291
北大的精神	293
丁石孙遗嘱	296
人名索引	298
后记	310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相当富裕。祖父大概每月给我父母三百大洋供我们生活。

那时祖父有个旧观念，就是进洋学堂会学坏，所以不让我上小学。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二已经上化学课了。老师把仪器拿到教室来做制氧气的实验。初三时开始上平面几何。我不会做，觉得比较难，要抄别人的。



第 1 章

家世与早年教育

祖父与长孙

访：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访问您之前，我们访问过徐利治先生，出版过一本《徐利治访谈录》。您进入我国数学界比徐先生稍晚，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书、任教，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20 世纪 80 年代做过系主任，当过北京大学校长，进入 90 年代还出任人大副委员长。我们想请您详细谈谈您的数学人生和从政之路。

丁：那就先从我的家世和童年讲起。我 1927 年 9 月 5 日（阴历八月初十）出生于上海西门路润安里 43 号，取名丁永安，1941 年改名为丁石孙。我祖父叫丁传科，字子盈。父亲叫丁家承，字若农。父亲比我大 19 岁。母亲刘惠先，比我大 18 岁。我有一个大妹妹，叫丁永宁，1928 年 12 月出生；一个弟弟，叫丁永宏，1931 年出生；另一个妹妹，叫丁永容，

1933年出生。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是祖父的长孙。传说丁姓的先祖是姜子牙。姜子牙有个儿子叫姜丁。丁姓就是姜丁的后代。所以家里有个说法，姓姜的与姓丁的是同族，不能通婚。

我的祖籍是镇江。家里在镇江有房产，估计是祖父买的。地址是宝塔巷同安里，1936年改名宝塔路。我们在上海也有房子，是祖父跟外祖父合资建造的，因镇江古名润州，故名润安里。后来润安里成为外祖父家的独资财产，改名天和里。

访：您为什么改名？丁石孙是谁起的？是自己起的吗？

丁：改这个名字实际很简单。我因休学，没有念完初三，1941年直接考了高一。这相当于跳了一级。当时怕老师发现，不让报考，我想就改个名字吧！其实，丁石孙这个名字在我出生前就有了。我祖父有个哥哥，因其母死得较早，就跟继母一起生活。但他跟继母关系不好，在家不得意，于是出外当了学徒。可惜他没做成什么事，很快就死了。中国有个传统，长子必须有后继的人。但我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无法过继给他哥哥，就只有等我父亲生了儿子再过继给他做孙子。所以，我未出生时，就已经确定要过继给祖父的哥哥了。祖父的哥哥名字叫石樵，所以又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石孙，意思是给祖父的哥哥做孙子。

访：还有这么一段故事。请问您祖上从事什么职业？

丁：听说我祖上是读书人，做过小官，曾祖父时家境衰落。祖父原来很穷，当过学徒；但他既精明又能干，20岁时已经成了一个杂粮行的经理。祖父的生意主要在上海，他派了很多人到北方各地，包括苏北、安徽，收购各种粮食、糖等运到上海销售。我记事时，祖父已相当有钱。

访：您父亲和您祖父一起经商吗？

丁：没有。我父亲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高中学历，国文相当好，字